

专访《长安三万里》导演： 这是我们写给大唐诗人的“情诗”

■文/梅紫

《长安三万里》上映首日票房破亿，首周两天超过2亿元。这部展现大唐风貌的国产动画电影，创下追光动画十年来最好首映成绩。此前，这一纪录的保持者是《白蛇2：青蛇劫起》。

在导演谢君伟、邹靖的叙述里，《长安三万里》是一部受到先贤指引的作品。接受本报专访时，二人再次沉入与大唐诗人相伴的日日夜夜。交谈间脱口吟诵唐诗名句，已经嵌入了他们的语言模式，而每每提到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高适等唐代群贤，二人又会不自觉提高声调、加快语速，生怕采访时间有限，无法讲完那些激荡灵魂的故人往事，“站在潼关城墙上，哥舒翰仿佛就在我们旁边，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，他的挣扎”“我最爱青年李白和高适策马奔腾的一幕，那是一种自信，大唐的自信”“有困难袭来时，我会闭上眼睛，只想一件事——我在做李白、我在做高适啊”……

电影开场，唐代大家逐一登场，48首诗歌回荡全片，唐代诗人与现代导演之间，通过一部动画，形成了一种奇妙互文。《人民日报》刊文评价“它是一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”。谢君伟说，“这是我们的诗词，写给大唐诗人的诗篇”。

大唐无比恢宏， 不想单纯拍一部《李白传》

在动画电影行业里，这家成立于2013年的动画公司，早已显露出“志向远大”。在追光动画官网的主页上，它的“志向”被具象化描述：“以工匠精神，创作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国际一流水准的动画电影。”

追光动画成立的十年间，的确从未离开“中国文化”，即便与美国华纳合拍，也是要讲“白蛇”的故事。2016年，追光启动加速带，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推出新作，从《白蛇》系列为主的“新传说”系列，到两部《新神榜》组成的“新神话”系列，追光构建的“中国神话宇宙”长久风靡着国产动画粉丝圈。

今年7月8日上映的《长安三万里》，是追光动画“新文化”系列的开篇之作。映前，业内对影片始终保持“谨慎态度”，原因是不再向中国古典神话传说取材的“新文化”系列，走了一步“险棋”——聚焦中国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。之前还没有做过类似尝试。开画首日，影片票房破亿，这一速度比上一部《新神榜：杨戬》快了6天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讲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数年，困守孤城的大唐节度使高适向监军太师回忆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。在高适的回忆中，王维、杜甫、李龟年、常建、孟浩然、贺知章、张旭、崔宗之、哥舒翰、郭子仪等唐代群贤，以及潼关之战、安史之乱等历史事件一一出场，在48首唐诗的映衬下，一幅唐代历史画卷，就此展开。

按照影片最初的规划，这部以大唐历史背景的影片会从李白的视角切入，描写他传奇的一生，重现大唐盛景。但导演邹靖与谢君伟最终还是放弃了，“我们并不想单纯拍一部《李白传》，在二人的讨论中，贴近普通人的视角讲故事更为重要，而李白，‘他是‘谪仙人’，他是仙人一般的存在，他的视角，普通人很难代入，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普通人的视角，’谢君伟说。

大量翻阅史料的过程中，高适的名字跳进了谢君伟和邹靖的视野。那个写出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边塞诗人高适，在历史记录中的另一个身份，是李白的朋友。

电影中，高适褪去边塞大诗人的光环，很多时候，他与普通人一样，不过是个平凡的存在。他大器晚成，50岁之前，一事无成。但他性格坚毅，一生坚定，无法亲自征战沙场，就用一笔一画驰骋疆场，他是李白的挚友，也是一团不灭的火焰。年轻时，初见李白，高适仰慕于李白的才华，20年后，李白望着高适吟出“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”，他说，这首诗正是照着高适20年前的模样写的。

“他们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却又是彼此的知己，这份情谊珍贵而浪漫”，谢君伟和邹靖决定，通过“普通”的高适视角，呈现“才华横溢”的李白，以及那个自信、包容、无比恢弘的大唐和它的诗人们。

“许多人爱李白， 因为没有办法像李白”

“李白的形象做了十几个版本”，谢君伟回忆，研究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唐画唐俑馆藏后，创作团队决定采用“上身较长”的唐朝人审美塑造片中角色的造型和身材比例。最快确定的是中年李白的形象，谢君伟透露，中年李白的相貌，来自儿时课本插图，“大家都很清楚，那就是中年李白”，身体衰败，精神强大。

青年李白什么样？“风一吹，芦苇在飘荡，李白的长发与鸟共舞。”在谢君伟细致的描述中，青年李白家境优渥，衣着富贵，初遇高适时，他充满朝气，策马逐风，志向宏伟。片末，老年李白身着素衣，乘着舟向月亮驶去。从青年到老年，李白的内心未曾改变，纯真依旧。谢君伟感叹，“这是李白最浪漫的地方”。

在谢君伟和邹靖的笔下，数十年间，李白纠缠于出世与入世的挫折磨难。他才华横溢，甚至恃才傲物，却在追求功名的路上，历经悲愁沮丧，不愿“摧眉折腰事权贵”，也曾为获得入仕资格接受联姻入赘。好在他浪漫潇洒、桀骜不驯，千帆过后，依旧自由如初。邹靖说，他们试图在电影中，去呈现一个复杂而立体的李白。

邹靖最爱李白的“一体两面性”。传统认知中，李白潇洒自由，但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，他的单纯让自己不断受挫。李白将悲愁转化成诗篇，正是他孩童般的纯真，将这些诗作推向了伟大。

“许多人爱李白，是因为没有办法像李白。他做到了很多我们想做，但没有做的事。”邹靖总结道，“大家被现实的问题牵绊，迈不开步伐，但李白可以。他想到一个事情，他就会去做，他想去一个地方，他就去了，他想爱一个人，就爱了，他想讨厌一个人，就讨厌了。也许，他会遇到挫折倒下，但站起来以后，他喝个酒，做个诗，又继续向前走了。”

电影结尾，邹靖给了李白一个返璞归真的结局，大赦后的李白，乘着一叶小舟，驶向远方，驶向月亮，也驶向了自己。

呈现大唐风貌，进入诗中世界

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
“相思不借梦，日夜向阳台”
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
……

在168分钟的电影中，谢君伟和邹靖一共植入了48首唐诗，李白、高适、王维、杜甫、李龟年、常建、孟浩然、贺知章、张旭、崔宗之、哥舒翰、郭子仪等唐代名家轮番出境。在复现唐朝盛景的同时，《长安三万里》还原了唐代的礼仪、服饰、建筑、社会风俗等种种细节。谢君伟、邹靖希望，制作一部“配得上唐代先贤们的电影”。

为尽可能还原大唐风貌，二人请来社科院历史专家请教，跑去西安学习古代长安布局，研究坊间结构。在潼关，谢君伟站上城墙，他感觉哥舒翰就在身旁，他因长安而生的挣扎与痛苦清晰可感。谢君伟把这种情愫搬进电影，让老年的哥舒翰拖着残躯出关迎敌，他的心里只有“守潼关，保长安”。在松州，谢君伟看到依山而建的城墙叠连山峦，慨叹古人所谓“天险”，“很多东西要亲自到过才能理解它地理环境的特殊性”。

除了高、李二人，高适在岐王府认识了杜甫，李白与王维、孟浩然、贺知章把酒言歌，电影中累计出现了十多位唐诗名家。如何在一部戏中，勾勒出众多名家挥毫泼墨的群像？邹靖把准了一条原则：“选择耳熟能详的诗人，在短暂的出场时间里，呈现他们的性格特征。”“岐王宅里寻常见”的李龟年，衣着华丽夸张，自带艺术家气质。世称“张癫”的张旭发型洒脱，尽显癫狂。

筛选唐诗的标准同样如此，“最好一念出来，就能唤醒观众对这些诗词融合在血脉当中的感受。”但如何呈现？邹靖觉得，“不能为了凸显诗而念，否则念诗的场景很容易



谢君伟



邹靖

显得刻意”，诗句应该自然流出。二人商量，以视觉化呈现唐诗，带领观众回到群星闪耀的时代，进入诗中世界。

谢君伟和邹靖选择了《黄鹤楼》《将进酒》《燕歌行》三场戏进行视觉化呈现。最难的无疑是《将进酒》，邹靖透露，从故事板到最终制作完成，一场《将进酒》的戏，花费了近两年时间，其中有一个镜头就做了半年，而全片的制作周期不过三年时间。

“这首诗情感特别丰富，交织着李白的失意与壮志，悲愤与豪迈，所以我们决定用一种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呈现‘诗中世界’。”邹靖介绍，《黄鹤楼》《燕歌行》略为克制，展现东方意境点到为止，但《将进酒》不同，“一定要做到很满，要顶上来，把所有动画能做到的能力，都要放进来”，邹靖感慨，“从情绪到画面，真的很难”。

做这部片子， 感觉先贤们在引领我们

顶着“追光动画十周年钜献”的光环，《长安三万里》带给谢君伟和邹靖的，还有反复出现的兴奋、压力和焦虑。用谢君伟的话说，追光动画过去7部电影的技术积累，如今都是为了《长安三万里》。

“我能够讲好这些伟大诗人们的故事吗？”很长一段时间，忐忑和纠结与谢君伟如影随形。但他还是想通了，很难说具体是哪一天，也许是正在上二年级的儿子给了他启发，“有一天，我跟他讲，我们有个工作，就是让小朋友们去背一些唐诗，他很兴奋能做这个工作。我说，这很难，因为都不是你们学过的。他说，没问题，我背。之后，他天天在家背诵。”

那一刻，谢君伟忽然想明白了，做这个项目，即使成不了某一领域的专家，至少可以通过动画让更多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，“我觉得，这就是我们传达的意义。”

邹靖排解压力的方式简单而直接，“当所有困难都袭来，我会一个人，闭上眼，在想一件事就是，我在做李白，我在做高适。这个空间里，只有我和他们，就很开心，没有什么困难的。”

他总感觉，自己拍《长安三万里》是受到了大唐先贤的引领，“我有一个感觉，不是我在做这个片子，而是先贤们在引领我。”刚开始时，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，只是从更加理性的角度，去架构历史上的人物与故事。

影片制作到一半，他好似接收到了来自大唐诗人的信号，“你就会理解，他们到了这个阶段，为什么会念出这些诗？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情感？”“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为什么最后一句落在“万古愁”上？所有那些东西，都不要了，我要销的是，万古长愁。”邹靖说，至此，角色们在电影里走了出来，电影也就拍了出来。

《八角笼中》导演王宝强：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隐形的「八角笼」

■文/白晨

“生如野草，不屈不挠”是电影《八角笼中》的台词，也是导演王宝强的个人经历写照。

“导演王宝强”上一次被舆论关注，还是5年前某颁奖礼上的一幕。他是这个“年度最差影片”设立的民间奖项9年来首位领奖的一线明星。王宝强说，“我接受大家的批评”。所有人都在感叹他的“实诚”。临走时，王宝强留下了一句话——“我爱电影，我尊重电影”。

今年暑期，王宝强再次以导演身份回归，新作《八角笼中》在两大票务平台的购票观众评分均超9分，上映两天票房突破5亿元、六天逼近10亿元。导演王宝强打了一场漂亮的“翻身仗”。



“冲破命运的牢笼”

来自底层，表达底层。不同于前作《大闹天竺》的闹剧喜剧风格，取材自真实事件的《八角笼中》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。电影中，一群出身底层的孩子看到通向未来曙光的同时，又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泥沼之中。他们的“出路”在哪里？牵动着银幕前的每一位观众。

“这个电影能够唤起底层人的共鸣”，出身寒门，王宝强更懂得底层人民的辛酸不易，“这个故事和我自己的经历相似，都是从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每一步我都了解人物的内心想法。”但王宝强从没打算通过电影为底层人“卖惨”，他在电影中给主人公设定了一个成长的信念——“靠自己寻，找自己的出路”。

他希望，影片为观众带来力量，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隐形的‘八角笼’，我相信观众看完《八角笼中》，无论在任何的困境当中，都能感受到力量，冲破命运的牢笼。”

走出大山，走上银幕

《八角笼中》之所以真实，很大程度上源自影片选角的成功。王宝强透露，《八角笼中》的演员“都是原生态的”。片中的孩子大多是来自四川当地的“素人”，他们的表演，让真实之感充斥于影片内外，而演员和原型人物的贴合，带给了观众以真实的冲击。

为何选择了他们？王宝强回忆起当年自己被导演选中时的情形，“李杨导演拍片的时候找到我，就是因为我原生态。看到这些孩子，我仿佛就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很感谢他们，这些生动真实的面孔，帮助这部电影呈现出‘真实’。”

银幕内外，王宝强和他所饰演的向腾辉似乎有着相同的使命。

电影中，向腾辉将大山里的孩子们带出大山，给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，用王宝强的话说，向腾辉不是一个纯粹的好人，但他真实，他给了孩子们出路，也在孩子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现实中，王宝强在大山里找到这些孩子，给了他们登上大银幕的机会，这次机会或许将成为孩子们人生的转折点。

“这是我的成长”

从筹备到拍摄，《八角笼中》历时六年。主演王迅透露，为了全身心投入拍摄，六年间，王宝强推掉了大部分片约。

而在王宝强看来，正在上映的《八角笼中》不仅承载着向观众传递力量的责任，也映射出他当下的心境，“这是一个寻找出路的故事，电影就是我的出路，电影就是我人生的价值和意义。”

王宝强说，《八角笼中》的“出笼”象征着他的蜕变，六年间，他克服了种种难题，也获得了成熟与沉稳，“这是我的成长”，王宝强说。